



宋印

孟子卷之八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新安林隱程復心
後學莆田王元善

輯釋
章圖
通攷

讀青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通攷

熊禾曰內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凡

黃震曰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禹湯文武
次第為尤詳十九章言舜由仁義而欲其自得一章禹湯文武
周公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嘗為
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嘗為
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為一
章而論味之也餘皆敘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籓
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論人者最為切至
亦而反政以富貴論人者最為切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或問舜卒於鳴條

孟子卷之八

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氏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之。曰。孟子通文趙惠曰。孟子詳安邑。鳴條蓋其郊。故孟子卒為終禫之地。讀之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吹夷畢郢。近豐鎬。東胡老反。畢在鎬

今有文王墓。通文愚按。畢郢。文王卒於畢郢。集註。畢郢。事詳孟子言聖人之生。金有先後遠近之不同。而其道則一。

近世說者於鳴條之卒。以為舜起東夷。行天下而卒禫禹。禹都安邑。鳴條蓋其郊。孟子卒為終禫之地。然則文王起西夷而卒。克崇。作豐。王業成。畢郢。近豐鎬之郊。故孟子卒之。以爲文王之業成於豐。而傳之。武王則徙居鎬京。為終禫之也。故也。若以卒為崩。卒之卒。則孟子稱舜崩三年之喪。畢而亦不言卒。况大雅文王。厥厥生亦以起言之。其証甚明。讀者詳之。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

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

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語錄。古人符節。

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用之。符節也。漢有銅虎符。符與竹符。符與銅符。以起軍旅。使守用之。凡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有契。取則君以。其右。使守用之。凡取之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有契。取則君以。其右。使守用之。凡取之也。

通文趙惠曰。孟子詳安邑。鳴條蓋其郊。故孟子卒為終禫之地。讀之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英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

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范氏曰。

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道。○張氏

所助。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變其常。文王於父子。變其常。而於君臣。變其常。其變其常。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通曰。舜於君。

必先聖言。舜東夷之人。此言其生得志行乎中。

孟子八之二

七二

以後聖言 文至西夷之人 有先後遠 近之不同 國若合符節 其揆一也 道則同

右第一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乘去声漆音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漆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轉

曰非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語錄問以左傳考之子亦目以惠人為政者孟子所為終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屬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江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重輿者周

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通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迤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文集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

君子並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關同焉於度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音人為去聲之辟之辟通證周禮天官閭

關門之禁尺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言能平其政則出

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

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語錄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

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

上下之分固所宜然向必曲意行私使人知之出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諸葛亮字

孔明後謚忠武侯有言公惜赦者得孟子之意矣或問孔子

惠為君子之道而子私恩小惠此承上文何也曰孔子

乎則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也此承上文何也曰孔子

王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

其法精而詳其功之澤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

能以其精而詳其功之澤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

鄭能治世者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力穡於此則亦非

知為政者才力而先王之政雖有獨於此則亦非

修蓋有餘力而先王之政雖有獨於此則亦非

小惠以悅於人未就及人亦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

虛奢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道亦技本塞源之意也

以子產惠政言

乘輿濟人於溱洧

歲十一月徒杠成

焉得人人而濟

此見私恩小利非政之施

右第二章

孟子八卷四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藐莫伯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
養音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
之而已矣斬艾音之而已矣其賤惡去之又甚矣寇讎之報
不亦宜乎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声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音三月玉疑孟子之

言大甚故以此禮為問通政趙惠曰周禮春官司服王亦為

經故語錄云亦有若服臣喪之禮君服臣喪坐撫當心要經
而備儀禮云為君服圖者侯為天子方喪三年臣為諸侯亦
方喪三年大夫去君婦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与民同也
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
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無人為國君者畿
內之民皆服三月故大夫為舊君三月言与民同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反掠音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固繆盈也通論左傳襄

一年秦桓子各屬蠻于子范宣子生懷子各屬范欒欒以具仁也

怨秦氏先是十四年秦屬蠻強逐范欒欒使奔秦故與秦盈為公

族大夫而相能相子卒秦亦相與其老州實通秦亦相子之

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相懼其討也怨諸

宣子曰盈將為亂范欒欒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成著晉邑

名而遂逐之秋秦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銅秦氏也禁錮之

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秦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

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秦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

復錮秦氏也晉知秦

盈在齊故復錮也

○潘與嗣豫章

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孔子與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聲然也蓋

聖賢之別必死如此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

之意以禮然聖言舍言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

是休記禮已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揚氏

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齊王深言報施反智之道

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下同則

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

此語錄問君臣之義夫論中却與父子一服然愛君之心不

如愛父何也曰離辭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宰臣罪

當謀乃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君父不足道道理只待說如此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足道道理只待說如此此此見去不得以見得見得君臣之義○上言曰然曰亂曰自處以見宰貴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曰亂曰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二宿出言其言有伴伴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言以冠離視其君哉

謀行言聽

有故而去先之於其所往

使人導之出疆

此之謂三有禮此見恩義之如此則為之服至所以為服

如手足

如腹心

此見相若一於恩義之至

君視臣

如大馬則臣視君

如國人

此有象養之思無怨無德

如去赤

如寇讎

此則賊惡之甚自報如此

諫不行言

則君博執之

此之謂寇讎此見寇讎之

不聽膏澤有故而去又極於所往

不下於民

遂收其田里

寇讎何服之有甚安得有服

右第三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評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輔氏曰可以者

此此我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
遜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
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
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煎之徒得以籍口矣○張氏曰
非時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仰將復有國者則國之危
不可不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
亡無亡矣備此用上為威虐下加誦而去之勢乃手同行又獲
手同則非徒幾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備有欲過可不思哉

無罪而殺士有過及大夫之幾大夫可去

無罪而戮民有禍及士之幾士可以徙

右第四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評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輔氏曰上篇言人君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察

其機如此
之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

宜豈為是哉集義伊川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也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非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

久神始得觀其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通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而不為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
似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

以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言君人者之所當為

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言大人者之所不為

右第五第六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入樂有賢具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辨氏曰中以德言未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

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能幾何哉。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道莫如養之。養之能幾何哉。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

振和氣之薰陶而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意裕以容之義。聖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扶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

施矣。先師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遺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

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其能事也。養育寬以容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

通攷 許謙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中能成物也。有能以

以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言人樂有賢父兄。

以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言相去不能以寸。

右第七年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以有不為言 致知於先故有不為
以而後可為言 力行於後故可有為

右第八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而言其亦言已之不善。即曰是皆有之。然所言

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先師曰：「惡忠厚之道，亦遠宮之直也。」夫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善。下文曰：「言如有所善，當言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時與義而巳，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討後患哉？如字訓奈。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

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或問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

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域。苟然而已也。孝者宜深察之

卯段于木，謂為已甚而卒。孔子待揚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

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

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其自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

人固天則之所存也。出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

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從，冕而

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而請討

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受楚竊語之近，似以文

其茲此賊仁。通攷程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

義之甚者也。通攷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以言又不善如後患何觀

此必非理詆誣不顧是非者

必信行不必果

此乃所為本分由仁義行者

右第九第十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斯去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

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

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

人爾。揚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哉。故孟子

精言義焉，身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

無不果之行矣。○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

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

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錄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二句正相切。如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而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但赤子是入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不可作。未發時。看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之心。專作已發。發時。未得。私欲。故未遠乎中耳。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肯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如飢。要乳。便純一無偽。私欲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先師曰。尚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

大人。

以所主在義言

不必信不必果

非比妄入之多偽

以不為物誘言

無不知無不能

一如赤子之無偽

右第十一章

○子墨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法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入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語錄王德脩云。親聞和清說。唯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好惡取舍。當是時。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明日猶可補。輕但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峽注云。致養未足。以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奉大事也。致養未足。以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曰。喪三日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養生送死。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

此言當敬當愛
不過人道之常

七卷八分或公言

右第十三章

孟子卷九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

藉也語錄資字怡似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

猶值也原本也水之求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

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社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

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

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有安排布置置便勉然必潛心

積慮優游厭厭於其間造深然後可以有得若急道求之則

是私已而已然不足以得之也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

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

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為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

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而後游之味○語錄深

造者當知非造也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語錄深

造只是進為之造此造之借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造

進不已便是深造之造之借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造

之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是工夫深造之方是工夫

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是工夫深造之方是工夫

人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也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既自得之則所以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只管有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他源又深來不竭若源頭淺則他源又淺

矣又如水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他源又深來不竭若源頭淺則他源又淺

這件事也撞著這本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底道理

只是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本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底道理

得上是一路來得下面節次自如此○或問孝是理而得之於

身不可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或問孝是理而得之於

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
曰：暮之問，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
表，是皆不足以致其方，而不知其通而自得之。必多致其力，而
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知其通而自得之。必多致其力，而
得之，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
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
以居之。輔氏曰：自得如子真，悟性天，之不可間。曾子唯吾道
去也。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
前於聞見者，也。宣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不
便於游之，厭而欲之，至身在義理之中，及其負精力，久理，與
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自得。告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
已，與道便自問，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饒氏曰：道字朱
子當初如何，不解，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饒氏曰：道字朱
字，是所以解，做道理，不得，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
微，審程氏曰：君子之孝，以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
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
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
所未至，以工夫，有所未盡也。通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
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也。然道，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
逢原，是自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
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勿忘，集註，謂有所持
是勿助，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勿忘，集註，謂有所持
是勿助，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勿忘，集註，謂有所持

○子夏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
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
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謂徒博而不能反約，是

反約是謂徑約。語錄問：出問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
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
不窮究這道理，是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乎。出博學之士，人率類
此。箇約，其博去來，通貫，便如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
箇箇約，其博去來，通貫，便如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
一箇箇約，其博去來，通貫，便如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
通貫，其博去來，通貫，便如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
所謂文謂詩書六藝，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多首理也。
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深造之意。反說約，則多首理也。
舊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深造之意。反說約，則多首理也。
誇多說博，其闢靡也。詳說，則深造之意。反說約，則多首理也。
會融時，徒闢其，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多首理也。
思無行，母不教之類。先師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約則
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約，約之禮也。通曰：博學於文，
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通曰：博學於文，

君子

深造以道

欲自得之

不強探

而力取

故深造

能默識

博學而詳審之此以知言即博學之意

自得之是理居之安在我資之深

則在我則所籍左右逢無盡其原

居之安自適資之深無盡其原

將以反說約也此以知言即博學之意

在所籍既深無往不在

右第廿四十五章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

小異而人之向背音頓殊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善也

矣非向背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文集以善服人者惟恐其人更立於善則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善如張華對武帝悲恐人更立於善則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善如張華對武帝惟恐其人更立於善則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善如張華對武帝

自以善服人觀欲取勝於人未有能服人

此由心之私而人必背之天下不心此不

此由心之私

服而王者可以

自以善養人觀之則歸於善然後能服天下而人自向之未之有也不密

右第十六章

孟子八卷十三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准蔽賢為不祥之實張氏曰

於媚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為人也是蔽賢之人妨賢病困不祥孰甚焉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

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

右第十七章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

亟數音也水哉水哉數美之辭徐子即

亟數音也水哉水哉數美之辭徐子即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全句放比曰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

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

晝而漸進盈科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去則亦不已而漸進

以至於極也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于

者指原泉如是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主意有本

於水也之問謂孔子實行所以取稱於水者此意取爾徐子何取

只是說水如人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不一節集註如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澗澗比自盈其澗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取之澗澗古外反澗下

集聚也澗澗澗澗也澗乾音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澗澗皆盈而澗可

相反暴得虛譽言而聲聞名譽也情實也取者取其無實而將

不能長久也此集註所謂有實字上發揮出來林氏曰徐子之為人

必有躐等子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獲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語錄所謂志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則學之意為李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說以水固不專在此也然此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河取仁而行為量曰達者有本謂質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准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饒氏曰蓋孟子二不吝書夜所指不問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數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必有本者言

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此有實

故聲聞

此言人

後進萃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行者之證

過情君而暴發

無實行

又無本者言

七八月之間雨集澍澮皆

此為虛

子取之

虛名不能

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

譽者證

右第十八章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兩路子明加父子相愛此性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

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飲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以異於禽獸。而己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所以異於禽獸。○推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反形句。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壯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或問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孝言之則則有存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

用力舜則身即聖聖即自渾然無即而不待於用力矣。○鏡氏曰：孟子子卒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先師曰：所以異於禽獸而此皆可以為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性之中仁義行焉能全其性耳。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存。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性知理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之。必存之君子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之也。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不知此而去之。君子事也。而不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存之。君子知此而存之。言存之意了。然夫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此而存之。言存之意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知以存之。言存之意以自異於禽獸。君子非存之者能之。言由仁義行存者知以存之。言存之意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人所以異於形生理賦其初去之。庶民不知而去禽獸何異。明於庶物生知安行不待。禽獸者幾希全則不無少異君子知而能存。舜察於人倫勉強其於禽獸

右第十九章

孟子八卷十六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遂疏評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推

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錄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

已○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而

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是子莫執中了若先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

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問

以而為如亦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借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下同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

德之盛仁之至也語錄油述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油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有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

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油述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

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

行也語錄所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張氏曰不合者

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

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

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專或

有不合。又來照。○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群聖以繼之。而各

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

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通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人心惕然

其憂勤惕厲須臾忽不敢自浼。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

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死。莫勤。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

死。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爲周公皇皇汲

汲不已之誠如此。孝者苟能深体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

理昭昭常有不死。而在吾心之間。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

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世。邇忘遠也。人

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輔氏曰。集註恐人執孟

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爲無不各極其王。豈容更以盛不成。言或

群聖憂勤惕厲

以易言執中立賢無方律已嚴用人恩

以厚言

幸而

以馬言惡言酒好善言不徇欲而後理

思兼主

仰而以繼

以湯言執中立賢無方律已嚴用人恩

以厚言

幸而

以武王言不泄不忘遠德之盛而仁之至

以施四事

得之日言

右第二十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

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齊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

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語錄問黍離降爲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

南當初在曲且錫之時其詩爲二雅自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

黍離只是自二雅自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二雅自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

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晉之乘楚之檇杻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去声檇杻音九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杻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錯雜也雜季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堯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亦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由之人及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佔佔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立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去声作其辭則立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亂之

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通論公羊

公羊傳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直有罪焉爾史記孔子出家孔子在位聽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通論趙直曰齊桓公姓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晉文公姓姬各重且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芈各重且定王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元年始霸楚莊王姓芈各重且定王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

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

大法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列傳心之要曲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

正蓋王者之法於將來者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王者之義而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答自謙之辭○此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承上章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威德故孔子出來作春秋發明曰好辯章述羣聖事

而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政也

王者禮祭征伐不自天子故其迹熄

迹熄 泰離既降二雅詩亡不作故其詩亡

春秋作筆乃撥亂反正之為

以文言 晉之乘楚之擣机與春秋皆史

以事言 齊之桓晉之文於春秋具載

以義言 定邪正明禮樂於春秋莫大

右第二十一章

○子墨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

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世而總

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音殺反所介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

記六傳全文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

高祖之祖者為八也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言可也

五世而斬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輔氏曰流風以言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輔氏曰孟子又言私

疑是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

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

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

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

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鏡氏曰私淑諸人者我私取其善於人

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諸人非矣道者天下所

公其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先師

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

實相因也○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

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親總麻為親兄弟期

也出則袒免而無服殺同姓六世則不袒免也

而巳故親屬竭袒免者肉袒而着免免狀如冠而黃一寸至

相免袒謂不服布而常服免謂布績帽之狀

謂也

謂也

謂也

謂也

謂也

謂也

謂也

謂也

謂也

曰私竊以善其身辨諸人字不順○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其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
有不得而辭者矣先師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傳之
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爲四章答好
辯章明言以已承二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叙群聖道統之相
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
重尤章章焉孟子一身道統後繫差如是夫

君子之澤

此言世予未得爲

以三十年爲一世則孔子

五世而斬

遠澤微

孔子徒也

雖不親受其業而澤尚存

小人之澤

無君子

小人皆

以父子相傳爲一世則孔

五世而斬

五世絕

諸人也

子至其孫子思之時未及

右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

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

其勇善過猶不及之意也傷廉者失之太過○統氏曰傷廉與傷勇者失

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

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

則反害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

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語錄看來可以取是其初

子細審察見得如此下二章做此○此段正與孔子曰冉

可矣或問取者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此則已審矣便用失斷始得

○或問取者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此則已審矣便用失斷始得

與或問取者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此則已審矣便用失斷始得

之傷乎此者其失而反病乎此者其失而反病乎此者其失而反病乎

在可不及之意耳○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者其幾間

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夾於師

曰此章三節下看妙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言中人
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
曰傷廉是頓辨易傷惠傷勇是反辨須先
体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

通攷

謙

可以取	言可以者	可以無取	言可以無取	傷廉過而反害
可以與	乃譽見而	可以無與	者深察而與	傷惠乃是過猶
可以死	自許之辭	可以無死	自疑之辭	死傷勇不及之意

右第二十三章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蒙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初惠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詳見論語憲章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薄

耳通攷
謙曰此章專為反交發羿不能取交而免過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並音拘反矣夫去聲乘去聲夫

之語助也
中一人名
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鐸音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發反木也扣輪出鏃令聲不害人乃以射也乘

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使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集義無

以所反言。

逢蒙盡羿之道而殺羿。使斯不以夫子之道害天子。

此見羿不如子濯

以所行言。

羿以篡弑遇逆清。使斯以私恩廢公議。

其事皆無足論

右第二十四章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奔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去其臭也。

雖有惡人，亦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意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

新也。此章以特六義中之比。○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其本有之善，惡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事上帝之善，惡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善也。○張氏曰：齊桓一執陳摠，濤塗而春，私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故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蓬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則沐浴者，故自污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

以西子蒙不潔言。

人皆掩鼻而過

此戒人之喪善

以惡人齊戒沐浴言。

則可以祀上帝

此勉人以自新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通鑑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

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反形句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聲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通鑑 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漢書武帝策董仲舒曰：蓋聞善言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反入久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語錄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剛隱，蓋惡之類，却見得性之非善，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仁無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也。惟無形而易知，此其數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無形而易知，理不能不假人為，而順之而已。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易知，亦則仁之性自見也。永嘉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迹，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善惡皆已然之迹，但順水之本也。若夫博之使過，額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比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

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

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為害也。惡於智者小智也。人必

必善水性必下，子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

而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下之性

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

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音。○通曰：孟子

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

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入為之使然者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日，其自至之度可坐而得。此又言天度申言故字之音。首一

本然之度也。夫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况於事
雖及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况於事
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

哉必言日南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

歷元也。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歷元。蓋以建寅

歲之最初月為歲首。甲子歲之氣候。通鑑纂要本唐書歷志治曆之

已始於此矣。如珠云歲亦甲子也。通鑑纂要本唐書歷志治曆之

台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會矣。

而使一會如初。布新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祭遠哉微矣。

日使半冬至而日布新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祭遠哉微矣。

白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所自止於此。果為堯舜

二代之法故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晉家之術皆出

多不本於此。通鑑纂要趙憲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

正者則以平日為朔。金履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日。零二時。五

一度。候二日。行一氣。二十四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一

五度。四分。積三十二日。而增一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一

氣。本起於度。故曰冬至之度。然曰冬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

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

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率。則千歲以前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致謂等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皆可推。洛下閔

云。齊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閔

立歲差法。其法以所當差一日。其差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若幾

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如於日月交

感之際。以陰陽盈求之。遂不差不差。大抵陰常陽常。盈故只

於漢晉以來。又及朱子。有云。堯時昏旦。四星中於一年。月令差於

未漢晉以來。又及朱子。有云。堯時昏旦。四星中於一年。月令差於

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定之法。而今

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

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此程朱二夫子

之論。并附錄焉。又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曰。至謂冬至之日。子

極矣。冬至之日。至謂夏至之日。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

冬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夏至一陽生而日漸長。○程子曰。此章專為去智而發愚。謂

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變。以

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

○語錄。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章專主智言。蓋於知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越不是專說性。

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
混但皆說得下面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
就性惡本而然也荀知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
已推善而上推測耳天與星辰間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
其常以利害為本亦猶天與星辰間之常度而苟不如此皆
之謂也。○張氏曰。惡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
之則失其性。所以惡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
○政陽氏曰。天下之惡大智無私。蓋以私智為害而天
不知。○政陽氏曰。天賦性而常任之。大智無私。蓋以私
然。上說如。便當言利害。如水傳之。激發見底。便足
言故。言一。便當言利害。如水傳之。激發見底。便足
無事。則是一。便當言利害。如水傳之。激發見底。便足
難。曉。苟求其利。字天之日。高也。一。非本然之行。無事
日。月。星。辰。則。自然。之。理。可。得。而。推。之。三。年。一。日。至。如。何。知。得。須。是。求
七。閏。為。一。年。而。上。之。推。之。三。年。一。日。至。如。何。知。得。須。是。求
半。冬。至。為。一。年。而。上。之。推。之。三。年。一。日。至。如。何。知。得。須。是。求
可。矣。言。一。章。本。是。說。性。不。是。說。性。後。又。說。性。只。說。得。故。其。他。難。說。故
是。矣。又。何。必。兼。首。尾。說。天。下。之。言。性。只。說。得。故。其。他。難。說。故

以利為本。所以率智之一端。來證性之。○此求其已然
不可說。所惡於仁。所惡於義。禮所以只說智。所惡於智。不
是本然之智。乃是穿鑿之智。如星辰。如星辰。如星辰。如星
天。高。星。辰。遠。來。譬。喻。身。性。天。如。星。辰。遠。來。譬。喻。身。性。天。如。星
豈。人。性。近。來。譬。喻。身。性。天。如。星。辰。遠。來。譬。喻。身。性。天。如。星
乎。今。按。離。說。與。吾。身。之。一。心。中。乃。不。可。得。而。知。性。是。人
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
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求。已。之。故。則。亦。不。難。明。也。
惡。則。為。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子。孝。君。臣。忠。求。物。之
故。則。為。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子。孝。君。臣。忠。求。物。之
辰。之。行。水。亦。不。是。比。喻。言。禹。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矣。
禹。之。行。水。亦。不。是。比。喻。言。禹。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矣。
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
智。亦。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
用。是。功。

天下之言性

故而巳天之 高星辰之遠千歲可坐致

利為本如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此求其已然之迹則故而巳何取於鑿也 此順其自然之勢以利為本何惡於智

右第二十六章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饒氏曰行字當音此詩云殊異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

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

禮則職喪泣 音 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通證 周禮春官

掌者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

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者 歷更

平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

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

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文集孟子曰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則此章意則以

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驪於出也如已見此章意則以

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或問述師允曰陳司

敗誠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變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辨之

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孔也足矣無

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

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

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發於君而論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

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故其辭色以為榮也君

子之遠小且不惡而嚴豈有也哉亦曰禮而已矣

孟子不與右師言

由右師言

諸君而皆与言孟子独不与言

此見簡

由聖言

不歷位而相与言象踰階而相揖

此見禮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錄問我本有此仁否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此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辨氏曰以是存於心養其性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野於人以其能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以仁禮存於心我之心安頓在禮上即是居天下之正位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忠非出於仁禮之外於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張氏曰雖非所患難然自

反之功則無窮也孝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巳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存心，照應以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或問：古聖人多矣，獨存心不苟者，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循乎夫，則而巳。曰：楊氏謂孟子之自反，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孝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孝者所當用力。若自反而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類墮之域矣。先師曰：前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未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於此。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特

以仁非仁无仁者愛人此言仁待我橫逆此惟恐仁仁矣由是類不存心无行可有禮者敬人此見仁橫逆由是此惟恐仁忠矣此亦足校存心人反是敬人人敬之禮之驗必自反也禮之不尽

右第二十八章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反形旬前篇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日

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通

其所行言心以其道有是言則有是驗已之驗。脩己者救民之

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道有是言則有是驗已之驗。脩己者救民之

言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種則無以養民。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種則無以養民。

子亦云。顏子作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竊管安推之

高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

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已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徧倚大本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故使禹

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

能憂禹稷之憂也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通攷**程復心曰聖賢

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如進須救此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

本中自然之理故隨感而應如進須救此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

如是則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遇迷不暇束髮冠於於言急也以喻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上

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

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集義伊川曰君子而時中若

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語錄問過門不入若家底有父母

豈可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泛泛底水未

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泛泛底水未

亦不妨也○張氏曰顏子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

致也故程子曰若墨之兼愛揚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在聖賢

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揚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在聖賢

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知天理之在聖賢

揚道豈不其甚哉是則人欲而不顧者其**通攷**程復心曰聖賢心

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

謂萬殊一本吾道一貫之也事雖萬殊心一所以為同者所

語默云為皆達道也皆時中也豈復有不盡善者哉

禹稷

禹稷營畢出

渴由已渴進則

隨感同室鬪者此喻

同道 心一

顏回

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 退則 皆然 各其 鄉鄰聞者 此喻

其道閉戶可也 顏子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八卷三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 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矣也五不孝之序從 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孝經

子之道天性也 饒氏曰子父責善 是子責父以善父子責善自足之言

夫章子心且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扶為去 聲屏必扶反養去聲 屏字據 必下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此屬字即天 屬家屬之屬

本文物總夫妻子母而言集 註分說或以配字對屬字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

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

之旨於衆所惡去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不徇衆見至公也揚氏曰章子之行去孟子非取之也待哀
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語錄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
遂爲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也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
責之則豈得爲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特
人則遂以此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卒出俗之不可絕者五以曉
之若章如此五者則誠在絕所絕也後世因孟子之不可絕者
盡雷章之不孝而以爲善耳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張氏曰章本
心亦欲父之爲善耳乃或過於僻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改安
於妻子之養以爲善耳○氣行乎其間而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
質自則好但無孝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國○稱其不孝仲子
必教地回父之意未以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
國稱其不孝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親好之必察
焉○義師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
則賊恩而將至於難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
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非
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
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更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
終無以考其

以出於不孝者

一有其事皆所當絕

以章子賊恩者

特哀其志難與之絕

右第二十章

○魯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恐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魯
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
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魯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

大夫事魯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
弟子姓名也言魯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
沈猶氏魯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特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害或死難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

去有死難之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

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

古之聖賢言行去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

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

其為同也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

亦私也節之尊與父兄同曾子之去為師之義當然子思不

去為臣之義當然皆從容乎理之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易

也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曾子子思

以事言

曾子有遠害之謀

所處不同

子思出死難之計

曾子居賓師之位

所處不同

子思供臣子之職

曾子未必不死難

未始不同

子思未必不遠害

以道言

右第三十一章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

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占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

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

與人同者非但形体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

其性常人每曰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論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諸子再問難。孟子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厭食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厭食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厭食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播音播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厭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言力音

也。施施喜說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

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出

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不知為發所激故耳○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憐

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誦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忿不在是未得則愁夏窮楚志氣莽然於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多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播而莫之竟也。孝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子孟

通政之語遂發矚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揜則可矚君子言行如何矚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八

卷之八



中華書局